



▲窗前為馮俊彥作品《機械演奏》

本報攝

走進林偉而位於港島南區的工作室，第一感覺就是驚艷。

入口處MAP Office創作的霓虹燈作品「Hong Kong Is Our Museum」詮釋着這整個空間的意義。不同種類的藝術作品和諧共處，又自成一派。大型的書架上除了安然排列的書籍外，還有形形色色的藝術品放置其中。林東鵬的《The Huge Mountain》佔據了一整面牆，另一邊曾建華的《Every Word Is a Prejudice》默然與其對峙，而中間橫互的是黃榮法的《I Got Time》。不同藝術家的作品安放在這個四百六十四平方米的工作室，形成一種獨特的藝術氛圍。

大公報實習記者 卞卡卡

林偉而是一位建築師，他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建築系，擁有美國、香港及內地的建築師資格證。他也是一位商人，擔任香港思聯建築設計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太古地產、香格里拉酒店集團等大型機構都是他的客戶。同時，他又是一位藝術家，二〇〇三年及二〇一一年在香港舉行的彩燈大觀園，二〇〇六年及二〇一〇年在意大利的第十二屆及第十四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都能看到他的作品。

### 設計受東方文化影響

建築師指揮的是鋼筋水泥的大合唱，而藝術家創作的則是心靈的協奏曲。

身為建築師的林偉而在上大學時深受建築大師Frank Lloyd Wright的影響，以建築師的身份去探索人與空間的關係。正如Frank Lloyd Wright「有機建築」哲學強調建築與環境是一個緊密的結合，要借助建築設計促進自然環境與人類居所的和諧一樣，林偉而也是在自然中尋找建築的元素。

他的每個設計都有新意，在不同的項目中運用不同的元素，尋找到屬於這個項目本身獨有的特點。然而建築項目始終需要一個甲方（指出資者）提出功能性的要求，這意味着建築在創作之初就是有約束的。

藝術則是自由，沒有甲方，關注內心感覺。二〇〇三年的彩燈大觀園成為了林偉而由建築師向藝術家轉變的一個契機。香港旅遊局與香港建築師協會合作辦了一個中秋節展覽的比賽，林偉而參加並勝出。「當時我還是把它當做一個建築的項目來做，考慮了很多建築的因素，做好之後，很多人當它是一個裝置藝術來看，從這裡開始，我慢慢就有了一個藝術家的身份。」

「我覺得裝置更能打動人。」林偉而說。這個轉變是意外，更是因緣際會，林氏六、七歲時就隨家人去亞洲不同的國家旅行，行走帶來的是更為開闊的視野和不同藝術文化的薰陶。

中學畢業後就到美國求學的林偉而，還是深受東方文化的影響。在他的作品《竹梯》、《春秋街》可以看到充滿東方風味的竹子、花燈等元素。在地球的另一邊看故土，更有一番思念。林偉而每次放假回香港，都會挑選一些工藝品送給美國的朋友，這一點一滴就累積成了深刻的興趣。

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離開之後卻倍加想念。無論是他大學的論文還是之後的事業，東方文化的元素都融在其中。

### 藏品意義在於獨特

二百多件的收藏，最讓林偉而津津樂道的一件，是白雙全的二十四小時：「這個收藏沒有實質，是一個行為上的東西。作為一個收藏家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挑

戰。」同時，林偉而說：「對於我來講這是收藏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作品。」

對於林偉而而言，衡量一件作品的價值，並不在於這件作品的價格，而是其獨特的意義。林偉而收藏從心出發，「作為一個收藏家，我更關注的是我收藏的東西是否具有特別的元素」。

十四歲的時候，林偉而購買了第一件藝術品。在倫敦旅行的他，在海德公園旁邊的跳蚤市場挑選了一件後印象派感覺的畫作。最初的意義是想帶走一件可以留存記憶的紀念品。慢慢地，林偉而開始了自己的收藏之路，最早是收藏古董古玩，之後轉而收藏當代藝術。林偉而總在不斷挑戰自己，不斷突破。

冒險是勇者的遊戲，這個笑起來溫文爾雅，說話不疾不徐的收藏家，內心駐紮着的是一個廣袤的世界。

林偉而從二〇〇六年開始關注香港藝術家，「雖然每一件作品沒有那麼貴，但是我希望總體來講，它可以代表香港某一個時期裡面藝術家的思想」。林偉而還說：「做設計是生活的一部分。其實很多香港藝術家創作融入了生活的一部分。全面投入你的職業，才能創作一些好的作品。」從內心出發，林氏發現了香港藝術家獨特的藝術視角。

### 把收藏作為愛好

時間證明了林偉而的眼光，隨著二〇一三年的第一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的舉辦，以及香港第一家視覺藝術博物館M+的出現，香港成為了國際性的藝術中心，香港藝術家也開始受到關注。

在林偉而的收藏目錄書《The No Colors》中，林東鵬創作於二〇一一的《The Huge Mountain》格外引人注目。這件作品由油墨、炭筆、鉛筆、木板等製成。帶有古意的山水，變筆皴法為塗抹的筆觸；一汀煙雨，幾處枝桠宛然有倪瓚之風；蜿蜒山路上騎馬之人又似唐人。黑白山水間的彩色現代大廈，密密排列，一派時空交錯的景象。

「我希望把我的收藏做成這本書，讓大家更理解香港藝術，這本書收到了很多好的評價，有一些歐洲的美術館因為看過我的書，邀請香港藝術家去做展覽。我覺得蠻有意思，也達到這個書的功能。」

「收藏是對於生活的調節，你可以把錢放在不同地方，不過放在藝術上你可以享受，看你喜歡的東西。」林偉而的收藏美學，就是把收藏當做愛好，而不是當做投資。他也同時提到收藏藝術品應該從年輕的時候開始，「這樣可以和藝術家一同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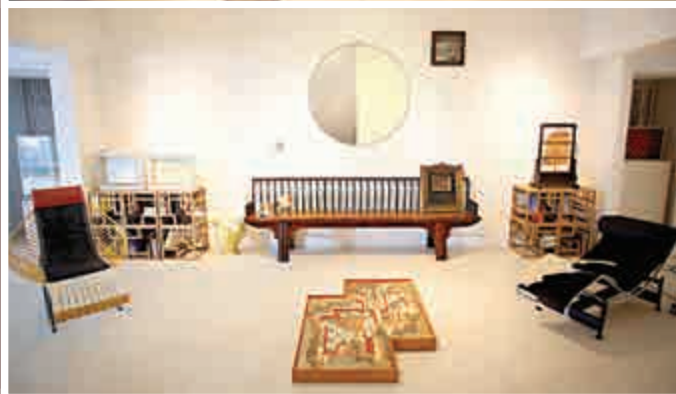
「收藏是一個過程，每次購買都不是終點，而是延續。」林偉而的收藏之路，未完待續。

## 藝術沒有約束 收藏由心出發

# 林偉而：十年一覺收藏夢



▲書架上除了書籍，各種藝術品也放置其中  
本報攝



▲林偉而工作室的一角  
本報攝



▲黃榮法作品《I Got Time》  
本報攝



▲林偉而暢談收藏  
本報攝

## 錄像收藏：改變藝術品審美趨勢

大公報記者 周婉京



▲白南準《電視床》(TV Bed, 1972-1991)

說起錄像藝術近年來的風靡，就不能不提博物館與藝博會上最常出現的韓裔美國藝術家白南準(Nam June Paik 1932-2006)的作品，他的《金佛》現身今年三月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另一作品《電視床》去歲被香港M+視覺文化博物館收藏。白南準的錄像藝術鼻祖地位最早奠定於他一九六三年的德國「音樂——電子電視展」。隨之的半個世紀中，攝錄影機、投影機等器材才逐漸成為藝術家用以創作、展示作品的新工具。

而中國錄像藝術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興起，標誌性事件是張培力在中國現代藝術展上展出作品《30×30cm》。在長達三小時的錄像中，藝術家出現在影片中，不斷將鏡子打碎、黏合、再打碎，以一種不知疲倦的方式「重複作業」。觀眾在面對影片時，對視頻中毫

無故事性的情節，由期待逐漸轉變為失望，觀影的方式也與傳統的休閒、娛樂用途大相逕庭。

到了一九九六年，吳美純、邱志杰策劃的「現象影像：15位藝術家的錄像作品展」在中國美術學院展出，開啓內地錄像藝術展示的先河。在香港，與此學院合作最多的乃香港城市大學創媒體學院，兩者曾共同參與「轉速：中國聲音藝術大展」與「五穀雜糧UNPACK——中國實驗藝術教育與創作展」，項目的研討內容經時代改變，從錄像過渡到新媒體藝術。

近十年，隨著中國當代藝術的迅猛發展，錄像的功能亦發生變化，無論格式是膠片抑或數碼，錄像不再只服務於記錄事實，也不再局限於講述故事、闡述意義。反而，錄像作為藝術媒介出現，成為承載當代藝術的「新容

器」。

市場上錄像藝術品相較繪畫、雕塑與裝置，價格相對便宜，吸引了不少新藏家。記者在巴塞爾上巧遇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淑儀，她剛巧購入了一件東南亞藝術家的錄像，她直呼：「好抵，只不過四千美元。」同時，上海Leo Xu Projects的創辦人許宇也透露說，畫廊在今年香港巴塞爾展出的程然錄像作品《Simply Wild》，共六版，每版定價近一萬美元，其中有四版在VIP開幕日前三個小時已被內地及香港藏家買走。

另一邊廂，林偉而雖收藏十餘件錄像藝術藏品（包括內地藝術家孫遜、香港藝術家梁志和、黃榮法的作品），他依舊因錄像的版本數量、存儲與播放條件的變化而感到備受挑戰。許多藏家在攝影與錄影之間會更傾向購買攝影，因

錄像總是缺少了一份「實在感」，擺在家中佔據一定的空間，作品又會受播放設備限制，不夠方便。

此外，錄像的興起與近代公共閱讀、觀看方式的轉變緊密相關，以至私人藏家收藏錄像，若不能系統地展示作品，就會在作品內涵上「大打折扣」。相比之下，美術館收藏錄像更有優勢，有循環播放、冷靜的鏡頭、大特寫、聲音效果等設置的作品更適宜出現在博物館的大熒幕上。例如，剛剛結束的「M+進行：流動的影像」展覽，即以「進行」為題，利用錄像的流動概念（Moving Images）引發香港人思考自身與城市、社會的關係。林偉而身兼資深藏家與普通觀眾的身份，他在參觀後提出錄像正以「流動的藝術觀念」改變着藝術品審美的趨勢。因為，人在影片中看到了藝術，也看到了自己。